

日本無著道忠禪學研究 著作整理與研究芻議

雷漢卿

內容摘要：日本無著道忠（1653—1744）禪師一生致力於禪學文獻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對禪錄的注釋、俗語的解說和禪語辭書編纂兩方面。但總體而言目前中日學者對無著學術著作的研究還僅僅停留在總結某一部或某幾部著作學術價值的階段，還未觸及對文本的整理和校勘。我們認為從無著的禪學研究著作整理入手並進一步對其漢學研究成果給予系統整理，無疑是域外漢學研究一項十分必要而有意義的工作。

關鍵詞：無著道忠 點校 文獻校勘

說到禪宗文獻和語言的研究，不能不首先提到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在江戶時期訓釋禪籍蔚然成風，廓門貫徹禪師有《注石門文字禪》^①。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日本江戶時期臨濟宗妙心寺主持無著道忠（1653—1744），他一生著述不輟，注解有關禪門之經典、祖錄，並作清規法式之整理注釋，內容包含禪門要典之注釋，清規法式之整理，以及禪語、史傳考證、俗語之探究，及詩文、雜篇等，共計 374 種，911 卷。柳田聖山《無著道忠的學術貢獻》一文說過：“他一生研究的中心課題，主要是從文獻學角度來解明唐宋時期的禪宗典籍。”他有關禪學的著述流傳至今的有：《葛藤語箋》《禪林象器箋》《象器續餘》《禪苑藻言》《禪林句集辨苗》《句聚引證》《禪林方語》《禪錄用語》《金鞭指銜》

《長汀布囊》《風流袋》《百丈清規左鱗》《虛堂錄犁耕》《盤雲靈雨》《佛祖三經把燭》《五家正宗贊助筴》《臨濟錄疏淪》《敕修百丈清規左鱗庸峭餘錄》《大慧書栲栳珠》《正法眼藏僭評》校訂《定本臨濟禪師語錄》《校寫宋本古尊宿語要》《校寫大宋名藍圖》《宗鏡錄助覽》《佛祖通載略釋》《黃檗外記》《小叢林略清規》，共計 27 種。《盤雲靈雨》《金鞭指街》《長汀布囊》三種起初命名為《幃幃錄》（35 卷），後經改編和修訂又命名為《南面百城三種》。從內容而言主要包括禪語辭書編纂和對話錄的注釋、禪語的考辨兩大類。其中有些著作的內容涉及到對漢譯佛典和中土僧人佛學著作的考訂和辨誤。日本花園大學禪文化研究所從 20 世紀 90 年代起陸續出版了一批無著的著作，為整理和研究提供了便利。

一 研究概況

目前國內外對無著道忠的研究主要是介紹他的學術成就，對其著作的整理還沒有着手開展。正如柳田聖山在《無著道忠的學術貢獻》一文所說：“他不僅僅是研究禪宗或江戶時代臨濟宗妙心寺派教義的學者，甚而可以說是在整個佛教史乃至東方人文史上留下最大功績的學者之一。他留下的巨著的數量與品質就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到了近年，雖也有人暗中利用他的遺著，但充其量也不過是利用少數常見的本子，還未曾出現與無著的立場、觀點持有深切共鳴，並能佔有、發展他的全部學術成果的學者。這是因為：無著的衆多著作大部分是手稿，祇有少數幾部經抄寫而流傳，很少有對一般學者公開的機會。”（見《俗語言研究》創刊號）日本學者飯田利行《學聖無著道忠》對其平生著述和學術成就給與了詳細介紹和評價。

入矢義高《無著道忠的禪學》一文通過《臨濟錄疏淪》《葛

藤語箋》高度評價了他治學的方法，指出：“他決不是讀完了就放在一邊完事，而是精心地作筆記，而且一定把這些筆記逐項分類，然後做成術語彙編……他不僅精心製作了那個術語彙編，而且還幹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這就是他在自己讀過的書裏，凡是重要的地方，都做了涉及本文和內容的校訂。這些校訂有下面幾種：校訛、考證、校正、補脫、弊脫。”（見《佛學研究》1998年7期邢東風譯文）同時通過《虛堂錄犁耕》舉例說明無著做學問的批判精神，在無著道忠以前《虛堂錄》已經有十個人以上的抄，也就是注。但是“在《犁耕》裏雖然也適時地引用這些舊注，但並不祇是生拉硬拽地引用，而是在當作錯誤加以批判時，把前人的注釋全都列舉出來，還要全部打上重點號，並在明確地對這些錯誤提出批評之後再提出自己的說法。”（同上）

《俗語言研究》編輯部在該刊第四期專門介紹《盤雲靈雨》並選錄了《糾謬解》和《語解》中的七則條目以饗讀者。王鏌《讀〈葛藤語箋〉隨劄》一文從兩方面對《葛藤語箋》在俗語詞研究方面的成就加以總結歸納：一是揭示近代新詞新義，如“落節”、“分疏”、“描邈”、“捏怪”、“成褻”、“著精采”、“不易”、“合殺”等，國內語文辭書或研究著作或未收錄，或釋義有缺漏。二是揭示近代口語詞的語源。如“巴鼻”、“脫卯”、“毛病”、“生受”、“良久”、“不審”等等俗語詞語源的探索足以補闕匡謬。雷漢卿《禪籍方俗詞研究》第六章《禪籍新詞新義例釋》引用無著對俗語詞的考釋成果揭示新詞新義，凸顯了其俗語研究方面的價值。

梁曉虹《試論無著道忠對近代漢語虛詞研究的貢獻》一文總結了《葛藤語箋》《禪林方語》《禪錄用語》等辭書和注釋書中大量的虛詞解說對近代漢語虛詞研究的貢獻。《靈雨除病——讀無著道忠〈盤雲靈雨〉》一文例舉大量考證實例總結了其在樸學、訓詁學與佛學、禪學研究和佛語與俗語研究三方面的成就。

近年來有關研究項目注意吸收和採納無著道忠的學術觀點。雷漢卿主持的“唐宋禪宗詞彙研究”（2010）和四川省社科規劃項目“禪宗俗語詞考釋”（2009）充分吸收了無著道忠在禪籍俗語研究方面的成果，在研究方法上更有所借鑒。2011年麗水學院王閻吉副教授申報成功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無著道忠禪語考釋集錄與研究”，課題將對無著禪宗語言研究中有關禪宗詞語及俗語詞進行系統研究。

總體而言，目前中日學者對無著學術著作的研究還停留在從某一部或某幾部著作著眼總結其在學術研究上令人嘆服的成就，還未觸及對文本的整理和校勘，我們認為現在中日學者應該聯手對其學術著作進行系統整理並加以利用。從無著的禪學研究著作整理入手，進一步對其漢學研究成果給予系統整理無疑是域外漢學研究一項十分必要而有意義的工作或者說是當務之急。

二 研究價值和意義

域外漢籍從其來源來看略可分作兩類：一是中國原創的圖書，其中有些是中國的刻本，有些則是域外翻刻或重抄本，部分圖書在中國已經失傳；二是域外文人用漢字書寫的著作，這是域外漢籍的主體部分。無著道忠的禪學著作絕大多數都是漢語文言手寫本，內容主要是對禪籍的校訛、考訂和補脫。目前《禪林象器箋》一書國家圖書館“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有影印本。臺灣佛光出版社1994年有電腦排版本（收入佛光大藏經雜集部）。《小叢林略清規》有排印本。其他著作據調查迄今無任何校注本問世，不能不說是禪學研究的一大缺憾。這一整理校勘工作需要中日學者聯手進行。其意義在於：（1）有利於中日文化交流。中國典籍特別是禪宗典籍在日本多有保留，這些禪宗文獻往往有多種版本，國內已經失傳。通過搜羅不同版本進行對勘可以

解決禪籍中的許多問題。(2) 對禪宗文獻的整理和校訂功莫大焉。從無著道忠的著作可以看出，他閱讀時不僅精心製作術語彙編，而且凡是重要的地方都做了涉及本文和內容的校訂。這些校訂包括校訛、考證、校正、補脫等等，這些考訂文字對將來全方位整理禪宗文獻具有良好示範和借鑒價值。如《盪雲靈雨》卷一、二《教貼》(上下)，卷二《禪籍》、卷三《僧史》(上下)集中對漢譯佛經、中土僧人撰著的佛典進行了校訂。古人在佛典注疏和講說的過程中存在着削字解經和妄改古疏文字的現象，因此，域外的傳本就更顯珍貴，正如無著所說：“若日本非有舊本之傳，則烏得見法藏深解耶？”(《從唐人妄改經疏文字》)。(3) 禪宗文獻保存了唐宋時期大量的口語資料，是研究近代漢語方言、詞匯、語法的“活化石”。無著旁徵博引的考釋成果全面地展現了唐五代以後漢語詞匯尤其是口語詞的面貌，有助於全面了解近代口語詞的來源和意義生成的理據等，是構建漢語口語史和修訂字典辭書不可多得的域外考釋資料。(4) 不論是從漢語史研究的角度還是從禪宗其他方面研究的需要出發，我們迫切需要編纂一部中國人自己的《禪宗語言辭典》，它應當突出語文辭書的特點，排除在佛教辭書中已有解說的佛教專門語彙(佛教術語、人物、寺、塔、山與典籍等)，儘量窮盡性地搜羅並解釋禪宗文獻中的俗語(包括成語)、俗諺、禪宗行業語等。無著的俗語詞考釋成果將為禪宗語言辭典的編纂提供語料上的支撐。(5) 無著道忠的學術研究所昭示的出典主義的樸學研究方法和“鍛煉一家之言”的學術追求有助於矯正時下的空疏學風。他在《盪雲靈雨》卷七《著書忌早》條指出：“古今人著書草草流世，上者欲疾益人，下者欲疾顯己矣。然躁流布者必有悔改者……故草草流通者，不若久久鍛煉者也。”從這個意義上看，探討無著的學術研究道路以及他已經指出但未能解決的問題，自然也是我們研究的課題之一。

三 研究內容和方法

無著的禪學研究著作大致可分為辭書和注釋校勘兩大類（《小叢林略清規》除外），其主要做法是校訛、校疑、疑誤、考證、語箋、助覽，目的是幫助人們讀懂古書特別是禪宗文獻。因著作性質不同，採取的整理方式也會隨之有別。本課題包括對文本的整理和以禪學為主的漢學研究成績的總結兩部分：

（一）點校。第一步是標點。無著的著作都是用文言文手寫本，文中引用內典、外典大量文獻，需要謹慎而認真地加以準確標點。但如上所述，他的著作目前除《禪林象器箋》等有整理本外（臺灣杜曉勤有《〈禪林象器箋〉釋譯》，佛光出版社 1997），其他都未進行過整理。手寫稿如不加以標點，利用起來很不方便。更何況目前國內流傳的無著道忠的禪學著作還不到前面所述的一半，研究者難得見到，遑論參考，實為學術界之憾事。因此整理工作刻不容緩。

第二步是校訂和疏證。需對無著著作當中的刊刻錯誤或作者偶而失誤之處給予校訂。就辭書《葛藤語箋》來說，百慮一失之處也在所難免。如卷四《言詮》“底裏”條云：“言語深理也。”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卷一已指出“底”、“裏”為同義複合詞，引申指本質、真相。又卷四《虛詞上》“要且”條：“要，約也，樞要也，要且有畢竟意。”按：“要且”有兩種用法：一為副詞（畢竟），二為轉折連詞（然而、但是）。再如《禪林句集辨苗》《禪林方語》等祇有簡要解釋，絕大多數沒有書證，或有書證但未注明出處，或只引書名而無例證。整理時需要給予補充完善。再如元代臨濟宗楊岐派虎丘系禪僧一山一寧在日本建仁寺的時候經常就《傳燈錄》和《五燈會元》之類禪語錄中難懂的詞語對提問的僧人進行回答。一山所作的筆答，還有相當數量保存下來，無

著道忠在他的著作裏每每以“一山曰”的形式加以引用，但沒有具體例證。入矢義高認為“一山的回答裏，令人感到奇怪的例子相當多。明顯的錯誤——怎麼說呢——隨便想起來就答的情況也是有的，可是道忠在引用一山的時候差不多都是不加批判地引用”（《無著道忠的禪學》）。可見“一山”的說法是根據一個中國學者對母語的敏感隨口而講說的，整理時就需要給予疏通證明。

（二）清理並總結無著道忠禪學研究的總成績。梁啟超《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總結了有清一代經學、小學及音韻學、校注先秦諸子及其他古籍、辨偽書、輯佚書、史學、方志、譜牒學等八個方面的成績。本課題將通過無著道忠禪學著作的整理總結漢學（主要是禪學）研究成績，初步內容包括：

1. 文獻校勘研究。柳田聖山在《無著道忠的學術貢獻》一文說過：“他一生研究的中心課題，主要是從文獻學角度來解明唐宋時期的禪宗典籍。”柳田聖山總結說：“他的學問從正確閱讀禪錄之意圖出發……由這樣的文獻考據，進一步發展到禪錄的考據及訓詁。從寫本及刊本中選取最有價值的古本，根據其他異本校訛補缺，作為定本，這樣的工作，是禪文獻研究務必進行的基礎工作，由此產生出正確的訓詁。無著一生的著作幾乎始終進行了這兩項工作。當然不是僅指禪書，大藏的佛典自不必說，他讀過的所有古籍大多都附上了和漢經籍史書原文的校勘記。以此獨立成書的校訛、校疑、疑誤、考證、語箋、助覽（目錄）等書極多。”（《無著道忠的學術貢獻》）《五家正宗贊助架》《虛堂錄犁耕》《臨濟錄疏淪》等著作隨文校勘文字，《盪雲靈雨》《金鞭指街》《長汀布囊》等著作則是專門校訂佛典的研究心得彙編。《盪雲靈雨》的《〈華嚴疏抄脫文〉》《〈法華經〉脫文》《〈心地觀經〉脫文》等通過校勘改正了佛典之脫誤，《僧史》部分糾正了《傳燈錄》《五燈會元》之錯誤，指出了古人削字解經之弊病，將改竄祖師語錄者斥之為“宗門奸賊”。這些校訛、考證以及補闕將

是整理禪宗文獻不可或缺的珍貴資料，更是正確釋讀佛教及禪宗文獻的鎖鑰。

2. 近代俗語詞研究。“無著學問的最新成果之一，是近代俗語的研究”（柳田聖山）。對俗語的研究集中體現在《葛藤語箋》和《禪林象器箋》兩部辭書中，又散見於絕大多數著述的字裏行間（《校寫大宋名藍圖》和《小叢林略清規》除外）。柳田聖山說：“無著學問的最新成果之一，是近代俗語的研究。為了閱讀禪錄，必須精通唐宋的口語文學，這是衆所周知的。但是歷來的研究，卻極其貧乏。如前所述，這受到日本中世禪林密參、秘傳傳統的阻撓極大。仿佛象秘參一樣，一味主觀臆說，搞得神秘莫測，至少從語義的角度講，這是完全荒謬的。”（《無著道忠的學術貢獻》）做為域外漢學家的無著道忠的俗語研究貫穿於他幾乎所有的學術著作當中，其引證之富，考辨之精，創獲之多，令人折服。所以入矢義高認為“‘禪學者’這個詞對道忠來說不太貼切，我覺得他是一個語言學者”，這實在是公允的評價。

3. 訓詁學研究。在江戶時期甚至於在之前和之後的日本學者中，將訓詁學方法充分運用於佛學、禪學研究中並取得非凡成就的偉大學者毫無疑問就是無著道忠。柳田聖山總結說：“尊崇祖述的東方學問，把訓詁看得極重，解釋三、五個字的句子，往往是達數千言的注疏，如此疊床架屋的繁瑣哲學是太過分了。但以揭示聖賢精神為目的的學問必然把古籍定本的作成和正確的訓詁放在首位，仁齋、徂徠的古文辭學如此，清代的考證學也是如此，祇有訓詁才稱得上是真正的學術研究。”（《無著道忠的學術貢獻》）無著在《敕修百文清規左觸》序文中說：“余今解此書，累舉古解紕謬者而斥破之，舉支離者判決之，覺太繁絮。雖然，若徑舉正義，不指其謬，則或有人執他以為異說，故逐一舉所斥義，不顧繁雜。”無著晚年定稿的《盃雲靈雨》對佛典和禪籍中有疑問的內容加以注解和解說。在《言行》《糾謬解》《訂訛》

《語解》《字解》中時時提供參考用例並提出本人見解。更為可貴的是他的著作充滿批判精神，按照入矢義高的說法，《盤雲靈雨》首先將《祖庭事苑》作為批判對象，同時也對契嵩的《正宗論》及《輔教編》，覺範的《林間錄》，贊寧的《僧史略》，義楚的《釋氏六帖》，道誠的《釋氏要覺》，法雲的《翻譯名義集》，劉謐的《三教平心論》以及《嘉泰普燈錄》、《五燈會元》、《佛祖統紀》、《雲臥紀談》等史書，還有長水子澹、元照律師、憨山德清、雲棲珠宏、靈峰智旭、蘆庵大祐、永覺玄賢等人的訛誤提出質疑。還對日本人虎關師鍊及《寂照堂從響集》的學說展開批判。進而對與他同時代的獨庵玄光、山道白、面山瑞方、義諦等也被放上解剖台。《虛堂錄》在道忠以前已經有十個人以上的抄（注）。在《犁耕》裏雖然也適時地引用這些舊注，但並不祇是生拉硬拽地引用，而是把前人的注釋全都列舉出來，並在明確地對這些錯誤提出批評之後再提出自己的說法（《無著道忠的禪學》）。

〔注釋〕

①本書已由張伯偉、郭醒童、卞東波點校，中華書局2012年出版。

〔主要參考文獻〕

[1] (日) 飯田利行. 學聖無著道忠. 京都: 日本禪文化研究所影印, 1986.

[2] 雷漢卿. 禪籍方俗詞研究 [M]. 成都: 巴蜀書社, 2010.

[3] 梁曉虹. 佛教與漢語史研究: 以日本資料為中心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4] (日) 柳田聖山. 無著道忠的學術貢獻. 董志翹譯. [J]. 俗語言研究, 1994 (1) .

[5] (日) 入矢義高, 邢東風譯. 無著道忠的禪學 [J]. 佛學研究, 1998 (7) .

[6] 王鏊. 讀《葛藤語箋》隨劄 [J]. 俗語言研究, 1995 (2) .

[7] (日) 無著道忠. 葛藤語箋 [M]. 上海: 學林出版社, 1992.

Taozhong (道忠) of Japan of Zen research work arrangement and research

Lei Hanqing

(Chinese Folk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610064, China)

Abstract: Taozhong (道忠) (1653—1744) study Zen master life dedicated to Buddhist literature, mainly including Zen book notes, colloquial explanation and Zen lexicography two aspects, but overall the current Sino—Japanese scholars to study without academic works only in summary a department or some part of academic works the value of the stage, also did not touch on the text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we believe that without the Zen research works of the consolidation and further research in Sinology is given systematically extraterritorial Sinology research work is undoubtedly a very necessary and meaningful.

Key words: Taozhong; revising; document collation

(雷汉卿, 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 郵編 610064)